

丰臣秀吉

[日] 山冈庄八 著

光与火



日本战国群雄系列 典藏版 下

丰

臣

光与火

秀

吉

[日] 山冈庄八

著

郭宏达 译

日本战国群雄系列 典藏版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慶出版社

《TOYOTOMI HIDEYOSHI [1-8] 》

©WaKaKo Yamaoka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版贸核渝字 (2012) 第17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臣秀吉: 光与火 / (日) 山冈庄八 著; 郭宏达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4

(日本战国群雄系列: 典藏版)

ISBN 978-7-229-12958-3

I. ①丰… II. ①山… ②郭… III. ①传记文学—日本—现代

IV. ①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21062号

丰臣秀吉: 光与火 (上、下)

FENGCHEN XIUJI GUANG YU HUO

[日] 山冈庄八 著

郭宏达 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徐宪江 伍 志

特约策划: 余守斌

责任编辑: 陈 丽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胡 刚

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vip.163.com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54.25 字数: 4516千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68.00元 (全8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不可貌相

“安国寺就是天正元年作为毛利家的使者到京都大将信长公官邸的那个和尚吧。”

筑前想起了过去在三条桥边的那个和尚，特地叫住了官兵卫说道：“那小子长得真怪！”

诚然，藤吉郎当时并不知道那个和尚就是毛利家的使者，他笑着问道：“噢，怎么讲？难道说他长得像个猴子不成？”

没想到安国寺惠琼听到后连连摇头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你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打天下。不，或许被我这少见的吉相吓破了胆。”

藤吉郎得知那个和尚就是毛利家的使者后，好像是被人嘲弄了似的顿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

“的确，他就是毛利家的使者，叫安国寺惠琼，是来调停信长公和足利将军之间的战事的。”

“这么说安国寺就是毛利皈依的大寺院啦？”

“不，不。听说安国寺是艺州广岛郊外的一个小寺院，惠琼本来是个武士，是被大内氏灭掉的武田兵部大辅光广的遗孤。”

“如此说来他是受毛利保护的和尚啦。好，那就让我去见识见识，看他是如何拱手投降的。”

羽柴筑前马上叫人把安国寺带到临时的军营中，他知道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了。

“你就是安国寺吗？我是羽柴筑前。”

其实初次见面理应这样寒暄，可是筑前没有这样道开场白，他像抚摸自

己心爱的小花猫似的对仿佛有些拘束的安国寺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呀，我们好像真的见过。”

没想到安国寺并不那么好对付，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说道：“从贫僧的怪相上能看出点什么非凡的运气吧！”

筑前急了，他想继续嘲弄一下眼前的怪和尚。

“照你这么说，夺取天下的这一天已经来临了？记得当年在都城的时候你就下过定论，对吧？”

若是一个平庸之辈听到这话恐怕会张口结舌一时答不上话来，可是这位中国守护神武田氏的后裔却面不改色，点头道：“是的，你可能会有那样的机遇。嗯，可能。”

“安国寺，占卜打天下的事以后再慢慢请教吧！听小西弥九郎说你这次是作为投降的使者到这儿来的？”

“噢？怎么讲？”

“你是来投降的使者！”

“真遗憾，这完全是传话人的失误。”

“什么，你想说你不是来投降的使者？”

“小西殿下还年轻，嘴没把门儿的。贫僧说的是来拜访，把拜访错说成投降，真让人哭笑不得！”

筑前不觉有些愕然。这个该死的和尚真能愚弄人，说是前来投降的使者，见了面又说是来拜访的，真是属猫的——一天三变。

“是吗？是来拜访的？那我也放心了。其实你要是真的来投降的话，我也很为难。”

既然筑前这么说，惠琼也顺水推舟，一副认真的样子点头道：“我能理解。”

“这么说这也能从我的相貌上看出来啦。”

“是的。不过……您也过于小心啦。”

“过于小心？”

“对！您想等信长公发兵以后再通过高松城向毛利大军进攻，以便一举成名，可是高松城却等不了那么久。”

被和尚这么一说，筑前也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因为安国寺已看透他为何要暂缓攻城的目的。

“你是说在攻城之前城里的人恐怕都得要饿死了吗？”

“是的。”安国寺应道，“我不想让他们都饿死，毛利本阵应该丢掉对毛利家的忠心来投降您筑前殿下，我曾经给他们传过话。可是清水宗治好像更

加顽固，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以义为重。宗治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武士中的武士。”

“你这么看重我的敌人？”

“哈哈……并非看重，只不过是佩服。”

“有道理。那么你说该怎么办？”

“当信长公特地率军从京城赶到时，高松城已经变成死城了。筑前殿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这座百姓全都饿死了的无人之城包围起来。这样，那位禀性刚直的信长公会如何想呢？”

“哼，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

“是的。清水宗治准备饿死。毛利辉元想救他，可越说宗治越固执。如果真的都饿死了，筑前殿下该作何感想呢？难道要形成僵局吗？我看筑前殿下不会这样，您会用十天的时间就筑起了雄伟宏大的堤坝，并因此而闻名于天下。我对辉元公说您一定会有妙计的，这才前来拜访。难道您真的想让城里的人全都死光吗？”

安国寺惠琼说完滑稽地一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

运气和意志

战争已经胜利在望，筑前并没有介意安国寺的辩解，投降也好拜访也罢，都无关大局。可没想到这个和尚如此能说善辩。的确，清水宗治等人如果都饿死的话，自己脸上无光，再说也不能干巴巴地守着空城等待信长的到来。如果捣毁堤坝发起水攻的话，正在对峙待命的毛利五万大军就会趁机向我方发起总攻。这样一来，等待信长的来临也好，不等待信长的来临也好，两军都会决一死战。

如此看来，安国寺此番来访确有目的，他想干什么？

筑前想到这些不禁笑着答道：“是啊，这样一来定要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如果放在你身上，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呢？”筑前接着问道。

“这个，”安国寺显出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我想殿下……已经到了以运气和意志做出决策的时候了，所以我才前来拜访。”

“哦？用我自己的运气和意志？”

“是的。以前筑前殿下是按照信长公的意志去办的。就说这次水攻高松城吧，您也照顾信长公的面子，特地让他前来立功。然而，这种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不知愚僧说得是否对。总之，从殿下的相貌上也能看出韬略。”

“以自己的运气和意志？”筑前不禁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是的，以信长公的意志取天下的时代正在或者已经过去了。”

“如此说来，首先应该如何处理高松城呢？”

“殿下不是也不忍心让全城的人都饿死吗？那就该秘密地给城里运送粮食。”

“嗯，自己发起的水攻，反过来又要接济粮食。”

“清水宗治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很重感情，哪怕他只吃到殿下的一粒米也会感激您的，这样就等于他欠了殿下的人情。”

“嗯，有道理。可他若不接受呢？”

“那时候可以让毛利运去，殿下故作不知就是了。”

“哼，可是……筑起的堤坝不就失去意义了吗？”

“不，堤坝尚有堤坝的意义。”

“什么意义？”

“毛利辉元会称赞您的，会说您是个有胆识、有勇谋的真正武将，同有勇无谋的信长公截然不同；还会说您故意用水攻击那个决心要饿死自己的清水宗治，其实是从武士的精神出发去解救他的。”

“嗯。”

“对信长公之流，毛利家族是不会同他们握手言和的，所以至今战事连年不断。可对羽柴筑前殿下就不同了，也许会握手言和。”

“嗯，嗯，说下去。”

“愚僧认为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是信长公勇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即将过去，今后人们所需要的是真善美的时代。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讨伐，而是真心实意地聚集在一起，并使之成为无往不利的巨大力量。这样的时代不是正在向我们走来吗？”

筑前心里开始警戒起来，眼前这个和尚并非平庸之辈，应该提高警觉。因为他想让自己的主君避开正面冲击的想法和安国寺惠琼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对应的。

“如此看来，安国寺殿下是说信长公的时代已经过去啦？”

“可以这么说，我认为现在至少不是相互威胁的时代，而是相互提携的时代。”

“你是说让我们背叛信长公，同毛利握手言和啦？”

“不敢，不敢。暴君以暴施治必遭报应。您最好在信长公布阵之前不要让城中兵卒饿死，这样便可以缓解同毛利的感情。”

“噢！噢！”

“然后待信长公到来之时再劝他同毛利讲和。”

原来如此，他想维持现状，待信长公到来后也要避免双方决战，这就是他的目的吧。筑前终于知道了安国寺的来意。

然而，信长公却不会知道这些。信长的一生是由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贯穿起来的。无论是十年或二十年，一旦他认清你是他的敌人，不管是一向宗也好，甲州武田也好，都会与之战斗直至胜利为止。

“哈哈……明白啦！如果你不是来投降的而是来拜访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啊，安国寺？”

“唉，是！”

“我告诉你，信长公不是凭你这张嘴就可以放松对毛利家族警觉的人。”

“筑前殿下，您说到哪儿去了。如果违背时势而采取过火的行动的话，人不报应老天也要报应的。”

“这倒新鲜，难道你是说信长公要遭到老天的报应不成？”

“是的，已为期不远。我讲的是时势，时势是可以超越任何人的力量的。”

正在这时，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隔壁的屋子里。这个人是筑前的牵马侍从原三郎左卫门，他来到正在听筑前和安国寺谈话的蜂须贺彦右卫门身边，对彦右卫门低声说道：

“街道岗哨抓到一个可疑的人，是从都城来的密使，都城好像出事了。”

“什么？出事了？”

“是！这个人只是说带来一封长谷川宗仁殿下的信，其他什么都没说。”

“哼，好！马上把那个人带到这儿来，不要被人看见。”

彦右卫门表情十分严肃地来到了筑前和安国寺谈话的屏风后面。

“时候不早了，是不是要给客人上泡饭？”

“好，请你准备一下吧。”筑前知道这是让他终止会谈的暗号，便站起身来对安国寺说道：

“安国寺殿下，你的好意我们不会忘记的。”

羽柴筑前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不幸的消息

筑前走后，代替他出来接待安国寺的是黑田官兵卫。

官兵卫为安国寺端上了夜宵。他不时地打量着眼前的和尚，揣测着对方的内心想法，一副想要对安国寺进行刨根问底的样子，那气势仿佛要胜过羽柴筑前。

筑前随着蜂须贺彦右卫门走在军营的护栏内，向彦右卫门问道：“彦右卫门，出什么事了？”没等蜂须贺彦右卫门回答，他又接着说，“安国寺这小子，他是来劝我叛变的。说什么信长公暴力勇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将进入一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争而互相提携的时代，等等。”

“这么说毛利大军根本没有希望打败我们啦？”

“那当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那他还是来投降的，并不是什么拜访。”

“哈哈……是呀。安国寺这小子倒会开玩笑，对年轻的侍从说是投降，对我们又说是拜访，其实用心都是一个。”

说着两个人来到了本阵的栏杆门前，随着前来迎接他们的原三郎左进了大门。

院子里燃着篝火，亮如白昼，连地上的草都能数得清清楚楚。

梅雨季节已经过去了，晴朗而没有月亮的天空中无数颗闪耀着的星星组成了一道银河向天边延伸去。

本阵建在湖边，湖里的青蛙叫得烦人。

背依着湖水的院前半跪着一个商人模样的男人，头上裹着头巾，手上戴着防护套，腿上缠着绑腿，看上去似乎是长途跋涉而来。

蜂须贺彦右卫门同羽柴筑前不声不响地登上了脱放鞋子的石板，原三郎紧张地站在这位密使的身旁。

“你是长谷川宗仁殿下派来的密使？”彦右卫门坐下来问道。

“是的。我叫鹭山久平。”

“宗仁殿下身体怎么样？现在在干什么？”

“唉，奉右府之命伴随德川三河守参观了堺地。没想到都城出了大事，详细情况都在信里写着。”鹭山久平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笺。

“好，原三郎，把信递过来。”彦右卫门接过信原封不动地递给筑前后，接着问鹭山久平，“都城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唉，每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人事给吓得惊慌失措，开始还半信半疑，可后来看到明智殿下在加固都城，这才……”

“什么？明智殿下在加固都城？明智殿下不是已经到战场上了吗？”

“是……是的。明智殿下将右府逼进本能寺，右府和城介信忠都……”

“别说啦！”筑前看着信，在一旁大声吼道，“彦右卫门，你看看这儿写

着‘明智光秀叛逆，右府葬身本能寺’。”

这一消息宛如晴天霹雳，使筑前和彦右卫门感到不寒而栗。刚才还同安国寺惠琼谈到的信长，现在却同其嫡子信忠同归于尽。

彦右卫门从筑前手中接过书信颤抖着读起来。从信中可以看得出长谷川宗仁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笔迹错乱，文字前后颠倒。

信中提到他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他陪同家康来到堺地，二人应邀到堺地纳屋众（豪商们）茶会品茶。

六月二日，明智光秀突然向京都本能寺的信长发起攻击，信长毫无准备难以抗战，自绝于大火之中。同时在二条城的嫡子信忠也因寡不敌众而自尽。这一噩耗是茶屋四郎次郎从京都来报知家康的。

接到消息后，家康立即返回京都欲同光秀决一死战，然而水陆交通已全部被光秀控制，难以通行。无奈，长谷川便同茶屋将家康转道送至三河。

很遗憾，信长父子的自决像是真实的。家康也说他回到京都要立刻起兵讨伐光秀。十万火急，特此通报。

“唉……”彦右卫门读完书信看了看筑前，筑前歪靠在柱子上紧闭双眼，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

“殿下，怎么办？马上把官兵卫叫来吧？”

“不行！不能慌。我们一紧张，安国寺这家伙就能察觉到。”

被筑前这样一提醒，彦右卫门也想起了什么似的看了使者一眼，使者似乎对信里写的情况不太了解，只是听了一些传闻。

“你叫鹭山，是当地人吗？”

“是……是的。是宗仁常来光顾店里的香料师。”

“你在路上听到人们的议论了吗？”

“听到了，从堺地到兵库都传开了。”

“姬路怎么样？从明石到姬路一带呢？”

“这一带好像还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有没有发现明智的信使到毛利领国去？”

“我一路上都在留意，还没有发现……”

“好，原三郎左！你去街道关口封锁西路，禁止任何人通行。无论是流浪艺人，还是我军武士，不管男女老少一律不准通行，所有道路全部封锁，连一只蚂蚁也不要给我放走！”

“是！”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封锁的话，你就说都城御大将要来，总攻就要开始了。”

“是！我去啦。”

彦右卫门果断地下着命令，筑前仍然紧闭双眼靠在柱子上一动不动。他想着安国寺刚才说过的话。

（信长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说不定安国寺已经预料到光秀会叛乱。对，他还说信长要遭到老天的报应，这话实在让人讨厌。或许他在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信长的死讯？

筑前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认真思索着自己的决策是否有什么过失。

信长父子已经离开了人世，这对于绝对服从信长的筑前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现实。

为了不让信长抛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曾费过多少苦心！

为了不使信长生气，他曾操了多少心！

为了使信长称雄于世，他曾做过多少努力！

然而，信长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不是梦，自己确实听见了青蛙的叫声。不，是哭声，这哭声淹没了整个本阵。）

“你在路上没有对别人谈过京都发生的事情吧？”

彦右卫门对鹭山久平的问话打断了筑前的思绪。

“是的，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对别人讲。”

“那就好，你辛苦了。我还想了解些具体情况，请跟我来。”

“这……合适吗？”

“不必多虑。这是军阵不必更衣，到这儿来洗洗手，然后回答问题就是了。”

“是，是，请多多包涵。”

鹭山久平脱掉草鞋，上了石板。然后走到厕所旁的洗脸盆洗好手，准备取下腰间的擦手布擦手的时候，彦右卫门从他的背后突然一刀砍去。

鹭山久平连声都没出，从右肩向外喷出一股鲜血，便一头栽倒在石板外面的草地上。

“南无阿弥……”彦右卫门单手掌立在胸前为密使祈祷后，擦了擦刀上的血迹，把刀插回刀鞘。

“可怜虫，我也是无奈而为之呀。”彦右卫门朝着半睁开双眼的筑前说。然后拍了拍手，叫来近侍。

“您有何吩咐？”

“你看，这家伙是敌人的间谍，在军营中散布流言想迷惑人心，让我一刀斩了。死了倒可以成佛啦。你找个僻静的地方把他埋掉。”

“是。是敌人的间谍，这可不能粗心大意。”

年轻的近侍叫来步卒立即将尸体抬走了，漆黑的湖面上有几只萤火虫拖着尾巴飞来飞去。

筑前又闭上了眼，木雕石塑般地立在那里。

血淋淋的见面礼

年轻的侍从刚刚把密使的尸体抬走，黑田官兵卫送走了安国寺惠琼以后来到筑前的军帐。

官兵卫还不知道信长父子已经遇难。他看见四周的血迹有些不解地摇了摇头：“斩了什么人？”

“一个可疑的间谍，这家伙说明智日向守在都城谋反作乱。”没等筑前开口，彦右卫门抢先答道。

“什么，明智？那么他是去毛利那里报信儿的间谍吗？”

彦右卫门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暧昧地摇摇头，将视线移向身旁的筑前。

筑前这才看了看官兵卫，说：“出大事了，其实他是长谷川宗仁派来的使者。大将来这里出征的途中借宿在都城本能寺时，突然遭到了光秀的袭击。”

“噢？”

“大将自尽于本能寺，信忠自尽于二条城，听说光秀已经成了都城之主。”筑前接着说道。

“这……这是不是传错情报了？”

“没错。唯恐消息传到毛利耳朵里，彦右卫门才把他斩了。”

“向西的通道呢？”

“当然全部禁止通行。对外就说大将要来这里发起总攻。”

黑田官兵卫听着听着，突然抬起他那只受伤的脚步哈哈大笑起来。

“官兵卫！你笑什么？”

“光秀这家伙终于中了你的圈套，啊哈哈！”

“官兵卫！”

“干什么？”

“你不要胡乱说，听你的意思好像是光秀受到筑前的煽动才谋反的？”彦右卫门在一旁阻止道。

官兵卫虽然压低了声音，但他继续笑着：“难道不是这样吗？筑前殿下不是给明智写过一封信吗？”

“是的，因为我听说他要同大将一起出征才写信寒暄几句。朋友之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哼，哼。理所当然？可你在信中却拐弯抹角地说什么‘日向守亲自出征，筑前将在山阴为您留一席之地’，是吧？”

“是的，事实也是如此。”筑前说着不禁“啊”的一声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了官兵卫讽刺他的含意。

“这就对了，光秀这家伙看了你的信会怎么想？他会认为近江、丹波这些离都城较近的领地即将失守，自己会被逼到还不属于自己的山阴荒野之中。嘿嘿……殿下也真够坏的，明明知道光秀会这样想，还给他写那样的信。至少光秀会认为自己的命运会同被驱逐的佐久间信盛一样。正在光秀举棋不定的时候，你却在信中暗示要把他流放到山阴去。”

“哦，哦？”

“光秀才三十多岁，他还年轻不可能想到谋反，而人到五十才会想到如何安居乐业。眼看就要被流放到还没有收复的山阴之地，在那里终日同毛利家族进行作战，即便战胜了也不安心，战败了就像是槿花一日自为荣，虽然年轻但却命短。这才要下狠心打倒信长公，谋图夺取天下大业，这要比被流放到山阴而无家可归好得多。不是吗？是殿下你的那封信促使他走上叛乱道路的，你的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羽柴筑前守！这难道还够不上煽动明智日向守光秀杀主反叛的死罪吗？”

“你……你……住口！”筑前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大声喊道，“你看，你看！这家伙简直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难以容忍！彦右卫门，顺便把官兵卫也给我斩了！”

“这……这……黑田殿下，您说得过分了，快赔礼道歉吧！”

蜂须贺彦右卫门一时不知所措。黑田官兵卫却仍然在笑着，他不慌不忙地说：

“这是主命，您斩了我吧，蜂须贺殿下！一个残脚的官兵卫是不会反抗的，只能等着被您莫名其妙地斩首，哈哈……”

“这……这……我……”

“算了，你彦右卫门下不了手。我来杀他！”看着蜂须贺那踌躇的样子，筑前不禁怒发冲冠举起了战刀。

“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说我筑前煽动叛乱谋害主君？”

是义士还是煽动者？

本阵在三层护栏的后面。

这里一时间鸦雀无声，只有青蛙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在吟唱着。然而，这一切全被筑前拔出的战刀的杀气笼罩起来。

“官兵卫！你知罪吗？”

“当然不知，我只不过说了你写信的真实情况就要把我杀掉，像你这样的主人早晚要落到光秀和毛利的手里，你是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的。来吧，别浪费时间啦，快杀了我。”

“你还胡说八道！你给我筑前按上了杀害主君的罪名，真是岂有此理！”

“这就怪了，是谁给殿下你按上了杀害主君的罪名？我黑田官兵卫可没给你按什么罪名，我只是提醒你有这种可能。连这些都不清楚还当什么殿下？！真不值得一提。哈哈，竹中半兵卫死得是时候。”说着官兵卫毫不畏惧地将头向前伸出，故意合掌摆出求死的样子给筑前看。

“哼！”筑前举着明晃晃的战刀又嚷起来，“是你要给我按罪名的！”

“是吗？”

官兵卫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他的声音比羽柴筑前的吼声还要大。

“殿下给日向守的信万一落到别人手里，都会说你筑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煽动光秀谋反，而这种说法一定会很快传开。”

“你、你住口！世界上找不到像你这么坏的混账东西！”

“哈哈……这就怪了。那你为什么要把大将叫来参加这次已经取胜了的战斗？这是故意的，对吧？即使毛利率大军赶来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取胜，大将如果死在这样的战场上的话，不久就会被世人知道。这样你筑前就是光秀的同党，故意把大将诱到胜利在握的战场，然后让光秀在途中下手杀死大将和信忠，谁会不说你心黑呢？人们还会说你杀完了大将以后又来杀我黑田官兵卫。这样一来人们对你的误解会越来越深，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一点呢？殿下！”

“什、什么？我杀了你……”

“对！单凭这一点足以证明是你煽动光秀杀死大将的。我黑田官兵卫也不是无名小卒，在人们眼里我和蜂须贺一样，是殿下的左膀右臂，你却把官兵卫杀了。对，人们一定会说官兵卫看穿了你想害主君的企图才被你杀掉的。

怎么样？殿下，你还要杀我吗？”

筑前听着听着不禁冒出一身冷汗，全身颤抖起来。

蜂须贺彦右卫门不失时机地从筑前手中夺下了战刀：“殿下，黑田的顾虑好像也有道理，要处置他何必着急呢，先放过他这次吧！”

“啊哈哈……真可笑。这是怎么说的呢，哈哈……”

筑前一屁股坐在地上大笑起来。官兵卫也自得地一笑，放下手臂抽回头，说道：“殿下真是自找麻烦，不听清楚别人的忠告，还要砍断自己的臂膀。”

“是吗？要斩了官兵卫就等于斩断我的臂膀吗？啊哈哈……是的，是的，原谅我，官兵卫！”

“真没办法同您生气，对吧，殿下？您要是徘徊不定的话，世上真要传出消息来说您煽动光秀杀死主君啦。”

“是呀，嗯……可能。”

“殿下不是也有许多仇人吗？首先是柴田胜家，他一直视您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会利用各种流言飞语在织田家的旧臣面前说三道四的。”

“嗯，有道理。”

“正因为如此，请殿下立即发兵讨伐杀害主君的明智光秀这个天理难容的叛贼。如果您羽柴筑前守秀吉率先举起征讨光秀的大旗，那就没人说您是煽动者了，对吧？官兵卫想说的正是这点。”官兵卫说着拍拍筑前的肩膀，筑前的脸上露出了若无其事的笑容。

“殿下，您的运气来了。天下马上就要落在殿下的掌心啦。殿下，是时候啦。”

“这、这……可是……”

“您笑吧！不，笑之前您先哭吧！大将父子已经死于非命，您哭不了多久，因为天下大业正在向殿下招手呢！”

“是吗？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三人怎样去结束这次水攻呢，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时刻啦！对吧，蜂须贺？”

“的确。目前我们的敌人不是毛利，而是背信弃义的明智日向。嗯，确实该分秒必争了。”

蜂须贺彦右卫门连连点头，他对官兵卫很是佩服。黑田官兵卫齜着牙一面笑一面摩挲着自己的喉咙。

“哎呀呀，刚想起我的头还长在脖子上的时候，喉咙就叫起来了。殿下先赏点儿酒喝吧，喝酒可以出妙计啊！您听这青蛙要和水攻分别也哭起来了。”

然而，这时的筑前什么也没听见，他两眼一动不动地望着天空，在想下

一步棋该如何落子。

他似乎……不，一定是想通了，终于将京城的叛乱同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考虑问题了。

“对，对，会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的。”

听到筑前答非所问的话，蜂须贺彦右卫门看了看官兵卫，然后自己站起身来使劲敲着廊前的木板。

“来人！拿酒来！”说着把筑前的战刀“啪”的一声插进刀鞘。

“正如安国寺所说的，时势的潮流已经变了，已经从武力的时代转入以智慧夺取天下的时代了。”

黑田官兵卫看了看自言自语的筑前，笑了。

密谋的步骤

当天夜里，羽柴筑前、蜂须贺彦右卫门、黑田官兵卫三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开始计划起来。

正当三个人冥思苦索的时候，执行禁止通行命令的街道哨所扣住了四伙通行的人。

因为是深夜通行，不能说这些人没有一点儿可疑之处。一伙是一对私奔的男女；一伙是父子俩卖艺的盲人；另外两伙都是外出的商人。

这四伙行人都被关进了军营里的临时牢房。其中一伙商人和盲人父子都说听到了都城的传闻。由此可见，无论怎样封锁，两三天内毛利方面一定会听到风声的。

如果只是走漏了风声倒也无关紧要，本来羽柴筑前已经取得了战斗的优势，即便信长不率援军赶来助战，胜利也是指日可待。

最让人担心的是明智光秀派密使给毛利通风报信。他既然杀死信长欲求天下大业，必然要对整个日本的诸将施以恩惠，使所有大将都成为他自己的人。

万一光秀让毛利控制山阳、山阴等旧领地的话，就会无止境地秀吉困在这些地方，这样一来羽柴大军可就动不了了。

到那时近畿诸将要合流一处，光秀将西下攻占长滨甚至姬路城，羽柴大军将腹背受敌。只要双方势力稍有强弱变化，地方势力也会随之变化。在这紧要关头要先发制人压倒对方，首先必须返回姬路城。万一毛利和明智携起手来，羽柴势力就会遭到厄运，一败涂地。

是夺取天下，还是一败涂地？

在旁观者看来，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了。然而，这天晚上筑前三人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如此看来，我等或许真能得天下。”

三人相互斟酒，频频举杯。官兵卫扭过头来看着彦右卫门。

“看来筑前殿下已经看清事态的发展了。”

“嗯，天亮后殿下首先要拜访毛利手下的安国寺，这是个突破口。”

“对，这个和尚也是武田的后裔，说不定能够说服他。”彦右卫门仿佛不是喝酒前的彦右卫门，此时他脸上浮现出了胜利在望的喜悦之情。

“当然，就看怎样使他上钩了。在战争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是杀与被杀的强盗，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

“对，告诉那和尚，我们夺取天下以后就把安芸国赏赐给他。”

“不，不！太少了，太少了，蜂须贺！”

“彦右卫门！”这时筑前突然打断他们的争论，一本正经地插话道，“跟那和尚说，把比睿山和都城的山都算在一起给他，食一百万石的俸禄，让他法衣里面再穿铠甲，问他想不想当这样一流的大名。”

“一百万石？”

“是的。反正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是夺取天下就是销声匿迹。对他我们暂时可以把话说得夸大一点儿。”

“嗯，有道理！”

“见到这家伙以后可以先告诉他，‘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我等感谢之至。’怎么样？如果他很吃惊问是什么预言的话，就告诉他这次我们的主人羽柴筑前守听从了他的忠告，准备夺取天下。”

“这样一来他就更加吃惊了，还不得瞠目结舌地惊倒在地呀。”

“对，目的就在于此。”筑前两眼露出喜悦的光芒，越发神气十足了。

“说大话嘛，话说得越大效果就越好。怎么样，告诉那家伙，就说我们主人羽柴筑前也会看相，从小就得到神传，看得非常准，简直是百发百中。”

“对，然后我们再言归正传，告诉他，第一是他的预言成了现实。”

“对，这第二嘛……告诉他羽柴筑前这次准备夺取天下了。”

“还有第三，告诉他能够夺取天下的筑前殿下是看相名人……”

“好！先给他三枚重磅炮弹，然后再问他想不想当一个可以站在比睿山和五山上发号施令、食百万俸禄的大大名和尚。”

“很好！”

“如果他想当大名，那我们就实话告诉他说信长公已经被光秀给杀了。怎